

插图版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4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英]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著

王知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4



插图版
全译本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英]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王知一

◎著
◎译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

王知一译.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7.4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4)

ISBN 978-7-80703-629-6

I. 福... II. ①柯... ②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073 号

丛 书 名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4

书 名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著 者 (英)亚瑟·柯南·道尔

译 者 王知一

出 品 人 丁国联

策 划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邢 群

封面设计 印象迪赛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175弄3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03-629-6

定 价 12.00 元



真实如钢，耿直如剑 Steel True, Blade Straight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墓志铭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1859年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曾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就读，后定居伦敦。由于并不热衷医务，使他有許多空闲时间，从事福尔摩斯探案的书写工作。第一篇成名作品《暗红色研究》于1886年完成。1890年在《四个人的签名》出版后，他放弃了医务专心写作。柯南·道尔一生多彩多姿且曲折离奇。他是个历史学家、捕鲸者、运动员、战地通讯记者及唯心论者。他曾亲自参与两件审判不公的案子，并运用他的侦探技巧证实那罪犯其实是清白的。

1902年，柯南·道尔因在波尔战争中于南非野战医院的优异表现荣封爵士。逝于1930年。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暗红色研究
A Study in Scarlet



四个人的签名
The Sign of Four



福尔摩斯办案记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回忆录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福尔摩斯归来记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恐惧之谷
The Valley of Fear



福尔摩斯退场记
His Last Bow



福尔摩斯档案簿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策 划：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邢 群

封面设计：印象迪赛
11410575075

目

录

1.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 4
2.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 11
3. 问题 / 21
4.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 31
5. 三条破碎的线 / 43
6. 巴斯克维尔庄园 / 54
7. 美悦比特宅邸的史丹普尔顿一家 / 64
8.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 78
9.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 85
10. 华生医生日记摘要 / 101
11. 高冈上的男人 / 111
12. 旷原上的死亡 / 123
13. 张网 / 136
1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149
15. 回忆 / 161

谨 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给亲爱的罗宾森：

是您所讲述的一个西部乡间的传奇，首先给予了我构思这个小故事的灵感。为此，并为在我写这篇故事的过程中您所给予的帮助，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您最忠实的朋友

亚瑟·柯南·道尔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取自《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早餐桌边。他经常彻夜不眠，且通常早晨都晚起。我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拾起前一晚我们的访客留下的手杖。这是一根精致而厚重的木棍，球茎形的头，就像那种一般人称之为“槟榔屿棕榈杖”的圆头手杖。顶端下方有一圈大约一英寸宽的银环，上面刻着“给詹姆士·莫提默，皇家外科学院会员。C. C. H. 的朋友们致赠”，并有“一八八四”的年份。这根手杖就像老式家庭医生所持的手杖——尊贵，厚实，令人信赖。

“嗯，华生，你看出了些什么？”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坐着，我并未表示我在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认为你脑后有眼睛呢！”

“哈，我至少有一个擦得发亮的镀银咖啡壶在我面前！”他说，“告诉我，华生，你由我们访客的手杖上看出了些什么？既然我们运气不好，没碰到他，不知道他为何而来，那么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十分重要。让我听听你是怎样由察看这根手杖来描述这个人的。”

“我想，”我尽可能依照我同伴的方法说，“这个莫提默医生是一位有成就的年长医生，非常受尊敬，因为他的相识送了这么一根手杖给他以示感激。”

“很好！”福尔摩斯说，“好极了！”

“我想他很可能是个乡下医生，大部分时候是走路去看病人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根手杖虽然本来很漂亮，但是被敲磨得很厉害，不太可能是城市医生的。而且这么厚的金属包头也磨损得很旧了，显然经常被使用。”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说。

“还有，这个‘C. C. H. 的朋友们’我猜是某个狩猎(Hunt)组织，也许是当地的狩猎组织，他曾经对其中的会员提供过外科上的协助，他们赠送他这件小礼物以示谢意。”



用放大镜检视

“真的，华生，你本身也有过人的能力，”福尔摩斯说，一边把椅子往后推，并点上一支烟。“我不得不说，在所有你写得如此精彩、有关我小成就的记叙中，你习惯地贬低自己的能力。你本身也许不是一个光源，但是却是个导光体。许多人并不一定拥有极高的才智，但他们有特殊的力量来刺激这些才智。坦白地说，老友，我十分欣赏你。”

他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我必须承认，他的话让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因为我常常由于他漠视我对他的钦佩及我企图把他的方法介绍给大众所作的努力而愤怒。我也很为自己能熟练地运用他的方法而且得到他的认可而骄傲。接着他从我手中接去了这根手杖，用双眼观察了一下，然后，他很感兴趣地将香烟放



下,把手杖拿到窗边,再用放大镜检视。

“很有意思,不过很粗浅,”他一边坐回他那最喜爱的角落,一边说,“手杖上明显有一两处痕迹,可以作为一些推论的基础。”

“有任何地方逃过了我的眼睛吗?”我有些自大地问,“我相信我并没有忽略任何事情,是吗?”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的推测大部分是错的。我说你能刺激我,坦白地说我的意思是因为注意到你错误的推论后,我有时会因此而走上正路。在这件事上,你并没有完全弄错。这人确实是个乡下医生,而且他路走得不少。”

“那我对了。”

“这一部分是对的。”

“可是就只有这些啊!”

“不,不,华生,并不止这些——这不是全部。譬如,我认为送给一个医生的纪念品应该是来自医院,而不是来自狩猎组织,而‘C. C’这两个缩写字若放在医院(注:医院 Hospital 的缩写亦为 H)的前面,则代表‘查林十字街’(注:查林十字街 Charing Cross 的缩写正好是 C. C;它是伦敦的一个区域)应该比较适合。”

“你也许是对的。”

“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比较高。而且如果以这个为假设,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基础去设想这位不知名的访客。”

“好吧,那如果‘C. C. H’就是‘查林十字街医院’,你又能从这上面推出些什么理论呢?”

“难道它们本身不代表什么吗?你是知道我的方法的。试着运用看看!”

“我只能想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就是这人在到乡下之前是在伦敦城里行医。”

“我想我们可以再试着作更进一步的推论。我们可从这方面来看这手杖,这样的赠予与在什么场合最可能发生?他的朋友们什么



时候可能会合起来给予祝福？显然是在莫提默医生离开医院要自己开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样一项赠予发生，我们也相信他曾由在城里医院行医改为到乡下自己开业的，那么，说这项赠予是在这种转变时发生的，应该不会是太离谱的推论吧？”

“看来的确非常可能。”

“好了，你可以看出他不会是学校的重要成员，因为只有资深成名的人才能在伦敦的医院中有这样的职位，而这样的人是不会退到乡下去的。那么，他是什么呢？如果他在医院工作，而又不重要的位置，那么他只有可能是个住院医师或住院外科医生——比医学院的学生略高一点。他是五年前开业的——手杖上有日期。因此，华生，你所形容的严肃的中年家庭医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年纪三十岁以下，年轻、友善、没有野心、漫不经心的人，而且还拥有一只颇受宠爱的狗，我可以大致推测出是条比猎犬大、而比獒犬小的狗。”

当福尔摩斯靠回椅中吐着烟圈时，我不相信地笑了。

“你所说的最后一点我无法查证，”我说，“但是有关这人的年龄、专业经历这几点要查不难。”从我的医学小书架上，我取下了医学人名录，照着名字查。有几个莫提默，但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访客。我大声地念出了名录上的记载：

詹姆士·莫提默，一八八二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木耳区格林本镇人。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师。曾因比较病理学专文《疾病是隔代遗传吗？》获杰克森奖。瑞典病理学会通讯会员。著有《隔代遗传之数个特异点》（载《柳叶刀》医学杂志，一八八二年）及《我们在进步吗？》（载《心理学报》，一八八三年三月）。格林本、索斯利及高冈村等教区之医务官。



“华生,没提到地区的狩猎队,”福尔摩斯不怀好意地笑道,“但是就像你十分机敏地观察出来的那样,是个乡下医生。我想我所提到的几点都没错。如果我记得不错,我所用的形容词是友善、没有野心,以及漫不经心。由我的经验中得知,在这世界上,只有友善的人才会计得颂德的纪念品,只有没有野心的人会放弃伦敦的事业而转到乡间去,也只有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才会在一个房间中等了一小时后留下了手杖而不是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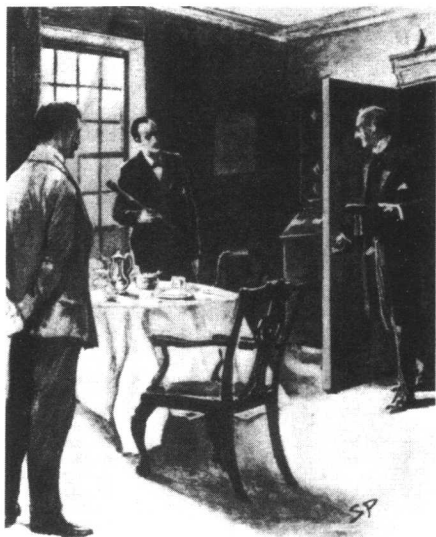
“那么那狗呢?”

“它习惯跟在主人后面替他拿手杖。由于手杖颇重,它必须紧紧衔住手杖中间,那上面有很清楚的牙印。由牙印间的距离可以看出狗的下颚比猎犬大,却比獒犬小。它可能是条——啊!对了,是条卷毛的小西班牙犬。”

他说话时,在房中来回走着。现在他停在窗口,声音中透着十足的信心,使我诧异地抬起头来。

“老兄,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呢?”

“很简单,我看到那狗就在我们的门口台阶前,它的主人按铃了。请你不要离开,华生,他是你的同行,你在这里也许能帮我忙。华生,现在是决定命运的一刻,当你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正走入你的生命时,你并不知道那是好的还是坏的。科学人士詹姆士·莫提默会对罪案专家福尔摩斯提出些什么问题?请进!”



眼光落在福尔摩斯的手杖上



我们的访客的外表让我略为吃惊,因为我以为来的会是个典型的乡下医生。他个子很高瘦,长得像鸟喙般的鼻子凸出在一对锐利而闪亮的灰眼睛中间,他的两眼极为靠近,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的穿着像个医生,但并不整洁,长外衣肮脏,裤子破旧。虽然还年轻,但背已有些驼了,而且走路时头向前伸,看起来人颇仁慈。当他进来时,眼光落在福尔摩斯手中的手杖上,并且非常高兴地快步走上前去。“我真高兴,”他说,“我不记得我是将它留在这儿还是货运公司。我决不能遗失这根手杖。”

“我想是个纪念品。”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来自查林十字医院?”

“我结婚时几个朋友合送的。”

“啊!啊!真糟糕!”福尔摩斯摇头说道。

莫提默医生略带惊诧地由眼镜后眨着双眼。

“为什么糟糕?”

“只因为你弄乱了我们的小推理。你说是你结婚?”

“是的,先生。我结婚了,所以离开医院,也放弃了成为一名医学顾问。我必须自己成家开业。”

“好了,好了,我们并没有差太远。”福尔摩斯说,“那么,现在,詹姆士,莫提默医生——”

“先生,称我先生——我是皇家外科医学院一名地位卑微的学员。”

“显然也是个精细严格的人。”

“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个科学的涉足者,是浩瀚大洋边的一名拾贝者。我想我是在跟福尔摩斯先生说话,而不是——”

“不,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见到你,先生。我是从你这位朋友的记叙中得知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你使我极感兴趣。我完全没有想到你头颅如



此长,额头如此高。不介意我用手摸一下你的颅顶凹缝吧?先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头颅被发现以前,你头颅的铸型,会是人类学博物馆的珍品。我无意冒犯,但是我得承认我很羡慕你的头颅。”

福尔摩斯指着一张椅子请陌生的访客坐下。“我看得出你十分热衷你的行业,先生,就像我一样。”他说,“由你的食指我可看出你自己卷香烟,而且毫不迟疑地点燃。”

这人拿出纸及烟草,很快卷成了一支香烟。他长而颤动的手指像昆虫触角般敏捷而不停歇。

福尔摩斯沉默着,但由他投射出的眼光,我可以知道他对我们奇异的朋友颇有兴趣。

“我想,先生,”他最后终于说道,“你不光是为了检查我的头颅才在昨天及今天两度来访的吧?”

“不,先生,不,不过我仍然很高兴有机会这么做。我来看你,福尔摩斯先生,是因为我了解自己是一个不实际的人,而且因为我突然碰到了最严重而且极不寻常的问题。我认为你是全欧洲第二好的专家——”

“是吗?先生。我能问是谁有荣幸成为最好的呢?”福尔摩斯有些尖酸地问。

“就精密的科学头脑而论,柏廷龙先生(注:法国人类学家。一八五三年~一九一四年)应该是最强的。”

“那你去找他不是更好吗?”

“先生,我刚才说过,是就精密的科学头脑而言。但是就实际的事情而言,你就更突出了。我相信,先生,我没有忽略——”

“有一点点,”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莫提默医生,更好的方式是别打岔,清楚地告诉我,你要我帮忙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2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我口袋中有张手稿。”詹姆士·莫提默医生说。

“你进屋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了。”福尔摩斯说。

“是张很旧的手稿。”

“十八世纪初期的，除非它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的，先生？”

“你露出了一两英寸，在你说话时，我一直在察看。如果一个专家不能说出一项文件的年代，或者误差超过十多年，那他就不是个够格的专家。你可能看过我写的有关这方面的小论文。我说这文件是一七三〇年左右的。”

“确切年代是一七四二年。”莫提默医生将它由胸前的口袋中抽出，“这张家族的文件是查理士·巴斯克维尔爵士交托给我保管的，他三个月前突然悲惨的死亡轰动了德文郡。我可以说是他的密友也是他的医生。他是个个性倔强的人，精明、现实，而且跟我一样都不幻想。然而他对这文件看得很重，而且他心中早有准备会如此死去，这样的死亡最后也还是降临到他头上。”

福尔摩斯伸出手来接过那份手稿，放在膝头摊平。

“华生，你看，S字母有时长有时短，这是使我能推断出年代的原因之一。”我由他肩头望向那泛黄且褪了色的文件，文件顶端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下面则以草体大字注记：“一七四二”。

“看起来像某份记载。”